

282.4 612
182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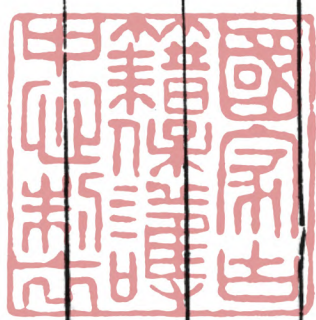
已畦集卷之十三目錄

書

與友人論文書

與吳漢槎書

答沈昭子翰林書



已畦集卷之十三

與友人論文書

吳江葉燮 星期

昨面奉諄教僕退而三復大約以僕論文過嚴少可而多否謂文章一道不可以一律論要各成一家之言而止無以彼此之見相軋若必繩以一律則似乎偏恐非大中至正之則足下之言可謂平而恕虛而明僕未始不敢謂非然也然僕竊嘗於此反覆思之少有所窺敢因明論而具獻之可乎夫文之爲用實以載道要辨其源流本末而徐

以察其異軌殊途固不可泐一而論然又不可以
二三其旨也是在正其源而反求其本已矣今有
文於此必先徵其美與不美其美者則人共譽之
曰美彼文而美固可譽也夫固有其文之美者矣
然而未可即謂之曰通也固有其文之通者矣然
而未可即謂之曰是也固有其文之是者矣然而
未可即謂之曰適於道也今試舉其大者言之以
例其餘彼美而未嘗通者六朝之文類是也通而
未嘗是者莊周列禦寇之文類是也是而未嘗適
於道者司馬遷等之文類是也夫由文之美而層

累進之以至適於道而止道者何也六經之道也
爲文必本於六經人人能言之矣人能言之而實
未有能知之能知之而實未能變而通之者也夫
能知之更能進而變通之要能識夫道之所由來
與推夫道之所由極非能明天下之理達古今之
事窮萬物之情者未易語乎此也僕嘗有原詩一
編以爲盈天地間萬有不齊之物之數總不出乎
理事情三者故聖人之道自格物始蓋格夫凡物
之無不有理事情也爲文者亦格之文之爲物而
已矣夫備物者莫大於天地而天地備於六經六

經者理事情之權輿也合而言之則凡經之一句一義皆各備此三者而互相發明分而言之則易似專言乎理書春秋禮似專言乎事詩似專言乎情此經之原本也而推其流之所至因易之流而為言則議論辨說等作是也因書春秋禮之流而為言則史傳紀述典制等作是也因詩之流而為言則辭賦詩歌等作是也數者條理各不同分見於經雖各有專屬其適乎道則一也而理者與道為體事與情總貫乎其中惟明其理乃能出之而成文六經之後其得此意者則庶乎唐宋以來諸大家

之文為不悖乎道矣夫文之本乎經者襲其道非襲其辭如以其辭則周秦以來三千餘年間其辭遞變日異而月不同然能遞變其辭而必不能遞變其道蓋天下古今止有此一道千差萬別總不可越非可於此外別事旁求用其私智而能成一家之言以自鳴於古今者也即其人之言幸而當時稱之後世述之而總不可謂之為文即天下有自成一家之文斷無有自成一家之道若有自成一家之道天下古今豈有二道乎而本乎道者原非執一法以泥之一律以格之者也當其神明在

心變化於法左宜右有無所不可而用意所根柢處必一定而有在譬之古帝王相傳惟一執中至於所尚則有忠與質文之各不同然豈以所尚不同而執中之傳亦各有不同者哉又豈以執中之傳同而所尚亦遂必出於同者哉故文之爲道一本而萬殊亦萬殊而一本者也夫所謂成一家之言者其獨闢此一家者乎抑祖述彼一家者乎若其獨闢則古今以來數千百年必無至今日而忽有獨闢之道且何所據而謂之成若其祖述則所述之彼一家是又一家矣彼是道非道不可知漫

然而襲之安得謂爲成家乎旣以襲之矣安得稱爲一家之言乎譬之天地間其籟有萬總謂爲聲如鸞鳳之和鳴箛韶之雅奏聲也寒蛩之啾嘈蚯蚓之鳴竅亦聲也彼蛩與蚓何嘗不自成其一家之聲然與鸞鳳箛韶同類而稱其聲之成也可乎故一家之言乃其人之言非天下古今之言也不可謂爲成也然僕所引六朝莊列司馬遷之徒則更自有說六朝不足論莊列豈非自成一家之言者司馬遷嘗自謂成一家之言矣安得盡非之乎然莊列之人與文其力能自爲一道而與六經之

道爲角才與辨皆足以濟之如莊之外篇叛道尤極而其書卒不廢蓋與道相反而能中分以自成者不可徒以一家稱也但不可謂爲是而已司馬遷之文固知尊向六經然徒能貌其郭廓耳於道雖未能適其志則道也故其自謂成家可也竊怪後之人尚不能知道與非道之辨其所爲文又在揚雄所詘雕蟲小技之下不識所成者何家乎且莊列司馬諸人之文爲之於周秦漢以前以創闢之人爲創闢之文稱作者可也若後人踵而爲之於今日則何異於芻狗何況等而下之者乎僕嘗

論古今作者其作一文必爲古今不可不作之文其言有關於天下古今者雖欲不作而不得不作或前人未曾言之而我始言之後人不知言之而我能開發言之故貴乎其有是言也若前人已言之而我摹倣言之今人皆能言之而我隨聲附和言之則不如不言之爲愈也所以古來作者有言謂之立言以此言自我而立且非我不能立傍無倚附之謂立獨行其是之謂立故與功與德共立而不朽也然其爲言有端焉有緒焉或以質勝或以文勝或借援引以明或據才辨以見其措諸辭

有不同總不能外乎夫子辭達之一言要以辭達
意不以辭飾意以辭飾意必至剽字竊句求異標
新不則陳陳相因附會希合究其初彼原無意卽
以辭爲意問其所旨彼且茫然不自知世人見其
斐然龐然亦或羣然稱之僕所謂文雖美而無如
其不通何矣可勝道哉且夫辭達與不達亦有淺
深之不同本無意而辭不達無可達也有其意而
辭不達不能達也能造意而辭不達不達乎道也
自以爲達乎道而辭仍不達非道之辭難達也進
乎此而辭能達者其辭皆道也如是以抒其志慮

發爲議論徵諸見聞考諸往古平奇正側多寡繁
簡不襲不臆屏隱怪黜庸腐歸於辭達其意意達
其道而巳斯爲天地古今之言而豈一家之言哉
於此而或有未盡善則徐以辨其工拙察其巧力
所爭在毫末之間但根本既定則無適而不可矣
此論文之極則作文之本原因足下之詔我故敢
竭其區區而不自知其言之罔且誕也幸足下更
有以教之

與吳漢槎書

弟自黜廢山野於今七年矣生平知交故人從無有聞問齒及者而弟益自遠弃不復與世酬酢一切情文都絕故人亦未嘗有辭相責備蓋相忘有斯人也久矣仁兄忽枉扁舟過我草堂脫粟歡然襆被信宿不以弟貧賤廢弃而勤勤懇懇此古人之事非可求之薄俗者也仁兄從容詢及弟廢弃之由蓋弟獲戾以來絕不欲白於人久矣且用世之念已絕使置辯人必曰其殆希復進乎非我志也仁兄能知我者也可言耶儻不厭聽敢詳

述之弟於乙卯謁選得寶應六月受事明年十一月被黜在事僅一歲有半而罪過叢生怨尤交作自上官以及親交咸思釀禍而趣其敗皆以為縣令者官私之外府也有令若此不如無有邑為南北九省之衝舟車便道枉過者日數十輩其意皆有所為弟寧不知此然不幸值萬難極窮之時勢寶邑地丁條額三萬有奇支應驛站一萬有奇即於本邑現徵支應前此驛站止應往來之使以什之二充之足矣為令者事上官出其中交游出其不必攬莫夜之金亦足倚辦故咸以官此為善

地此前令孫樹百得行取如反掌也自康熙九年邑被水患漸蠲額徵至十三年災益甚歷邀

恩蠲至十四年乙卯統計一邑十分錢糧蠲去九分五釐有奇現徵存額四釐有奇僅一千七百兩有奇耳驛站在本邑扣銷者僅四百兩有奇外俱申請藩司撥補而藩司遷延推托云須請於部部又有歲終奏銷之文藩司當年給發僅十分之三夫驛站急需又值吳耿倡逆之時帑金御馬軍器之使十四十五兩年軍興百端夫馬之需無論不可遲旬月此日辰刻之需萬不能遲至於午而

請撥補動以歲計以月計且曰該縣且自行設處夫以一千七百兩之地丁按月立時提解無可那移書生初任爲縣令安得家有餘貲以應在官之急勢必百計稱貸以應又安能饜大吏之欲結交遊之歡乎且邑驛站原額一萬一千兩有奇十四年奉文裁減一千五百九十兩有奇十五年又奉裁四畱六之文裁三千二百九十兩有奇合計兩年共裁四千八百兩有奇其時征勦閩逆州縣添設報馬邑添六站站設馬二十匹計共添馬一百二十匹原額驛馬八十四匹添之數倍於原額又加

半芻牧皆如之軍興法尤急而錢糧則裁向日什之四况所存之六又仰請藩庫撥補司主君艱難勒指其意蓋欲該縣掣取空批而不遂也銜怨實始於此計一歲司庫之發不過五分每分又七折又抑配低錢一歲萬兩之額至是僅可二千兩矣又十四年裁減直至十五年四月十九日始奉司檄飭知十五年裁減至本年十一月十六日飭知兩年未奉飭知以前之日月其夫馬工料悉照未裁之額給發歲正月朔爲始不得遲一日不得絲毫拖掛及奉裁減之文悉係已放之日而藩司

則照裁數於現撥內扣除已放夫馬工料檄令追
補不識問之馬乎問之夫乎故兩年間揭重債數
千兩撥補裁去無可抵償弟謝事至今每歲債主
來山中追呼徵索彼徒見四壁蕭然久之亦遂罷
去由是言之當時情事可知矣而或者曰做官者
寧僅在此取之地方必有道矣亦思作吏之取諸
地方者非錢糧卽詞訟邑之錢糧如彼取之詞訟
非滅天理喪良心倒黑白是非敲骨吸髓則不能
得所欲世固有行之而輒效者矣弟思上有蒼天
曾有心肺每見有司公堂之榜皆爲視民如傷天

鑒在茲等語非不知善之可慕惡之當戒及措諸
行事則不然何也弟每清夜捫心使自一金以至
十百千明不可告君父幽不可質鬼神外不可告
人內不可問衾影有絲毫昧心則弟闔門十餘口
天殛其軀俾無遺種矣當是時邑有二三極大獄
他人值此必踞爲奇貨皆可攫萬金如萬鄉紳之
盜案王逆督之簿錄周姓之勘湖田弟皆矢之以
公行之以恕邑紳有詈弟爲愚且戇者仁兄北上
時道出寶邑可歷數以問其民而徵之者也入
都時可問邑紳之在朝者而徵之者也弟固知

以若所爲必無濟或勸弟通聲氣以求齒牙之援弟固力不能且不欲寧事敗而終不悔故弟之被黜非獨衆人以為宜至親切友亦以為宜非獨不肖者以為宜卽世所稱賢者亦以為宜謗讟詬厲欲殺欲割從未聞知交中有一言剖白者此子長所以歛歔而亟著貨殖傳也大抵鑠金銷骨之論倡於都下者前邑令孫樹百敝同年江右

也倡於淮揚間者江都孝廉張問達也樹百爲令時信其腹心蠹隸董祥殺射陽湖無辜四十六人弟出都時樹百諄諄以此隸爲托弟至邑立責

逐此兇樹百憾入骨家言安吳逆之亂挈家東走就邑中李姓者至之日向弟索夫壹百名弟以額例辭是日總河都御史以巡河至需夫亟無一應詢之云額夫俱往翰林家供役矣弟責夫頭怒令狼僕二三十人帶刀持弓矢震噪於堂鎖衙役五人至其家鞭之幾死詞林氣焰弟曾與口角亦憾入骨張問達者丙午孝廉出舍弟蒼巖門昂然有所挾而來謂必立餽千金弟不應三怨交作口無擇言凡來而不遂欲者口口相傳青蠅蕙苙空中樓閣弟俱付之一笑毫不置辨

然其中二事傳聞異詞因事失實有須剖明者一
謗者曰浚民及賣菜傭寶邑額有土稅歲五百七
十兩有奇其款目部頒之藩司藩頒之府縣刊木
榜樹之務所內一條菜茹瓜茹蔬韭之類每百斤
納銀四釐若論宜蠲也須詳上官達部當軍餉急
他項悉量裁充餉使申上臺達部必不濟若竟免
諸民須以已橐代輸計蔬菜之稅一日四五百文
不等已橐亦何自來哉孫樹百固嘗蠲茹菜之稅
以邀譽矣樹百於兩河要害及賑荒二項共乾沒
數萬金蠲蔬菜之征特萬分之一耳近來郡縣有

司百凡作為動曰捐俸寶邑官吏俸照蠲徵分數
扣減知縣俸僅二兩七錢有奇而動曰捐俸吾誰
欺乎舍捐俸不識以何項代輸乎夫利不在官卽
在民官之利未有不取之民者若曰以已橐代輸
是卽取之民以代民輸耳此猶強取東鄰之粟以
賙西鄰而曰吾以厚鄰里也可乎謗者又曰販鹽
魚以市利此則舍親馮姓者久賈江淮間豈爲官
而禁其親戚之爲商賈乎彼持本以營利何與於
官若馮姓假官勢以漁利邑民最刁卽走告上官
矣且一絲一粟弟從不以官價取之民而親戚敢

爾乎若云令之親屬不宜商賈於地方則今日之
居積接廛貿易連檣在通都屬下者比比而是更
有置良田萬頃於所屬者矣昔人所云但見其上
何至縣令則并其親戚而禁其為商乎此亦事理
之較著者也抑弟之獲罪又不止此寶邑北則山
陽南則高郵漕河關係利害相等十五年大水黃
淮交溢滙內地諸湖山陽釣魚臺高家堰及高郵
清水潭俱決寶邑東西兩岸河堤一百六十里弟
督夫救護寢食於堤三閱月幸獲全凡河夫例隨
工之緊緩大小多寡派民以應大約鄉紳免十五

督撫掾史免十三其應役者皆水災飢民鵠面鳩
形死於役者什二三弟惻然傷之凡紳掾槩不免
淮安諸紳恨弟入骨蓋淮紳之產大半在寶邑故
也交口媒孽職此之由厥後山陽高郵塞決之費
皆以鉅萬計而寶應止一搶修不及五百兩上官
猶以浮費駁減撫公露章且曰本官庸懦性成河
漕驛站百事廢弛此又可付之一笑者矣大抵弟
之不才性剛介而質麤疎汲長孺之顛益以國武
子之盡言既不合時宜而又張空拳以求免乎今
之世蓋其難哉蓋其難哉弟向不置辨仁兄為三

巳明集 卷十三
十年道義之交故因問及備臚始末不覺其言之
長幸賜詳覽不宣

荅沈昭子翰林書

伏讀來教辭命諄復謬蒙獎借變竊自幸其所得
之有所正終不覺惶然媿汗之無從也變幼遭世
故未嘗知學及乎壯年隨俗習爲詞章好六朝駢
麗使事屬辭餽餽藻績未嘗從事於六經而根原
於古昔聖賢之旨於舉子業習經之外略未有所
知也卽習經不過獵其皮毛歷其郭廓於一經之
堂奧骨髓終茫然也近數年以來旣以無用於世
木石鹿豕之餘稍稍復親書卷始益厭雕蟲餽餽
之技而盡挾去之思從事於古昔聖賢之經學纔

有其志而自顧年已老矣嘗觀古之人畢一生之力止能終始一經稱專家卽一經之中古人又分而專之者如春秋之有左公穀傳詩之有毛鄭等氏又各分肄而不相屬凡經皆然蓋古之學者於誦習之下思窺見乎聖人之旨蓋若是之難也今之人動曰經學豈變垂老之年而敢妄冀此乎無已則於詩文一道稍爲究論而上下之然又不敢以詩文爲小技旣已厭棄雕蟲餽飭之學則此亦必折衷於理道而後可然於古昔聖賢之旨眇乎其一無所聞而竊妄爲論說旣不能起古人而

折衷之廢棄之餘又不獲望見當世之有道大賢操作者之柄者親炙而就正焉其謬日甚其僻日痼如瞽者處於闇冥之鄉聾者處於無聲之地且不自知其爲瞽不自知其爲聾終於無所知而已矣乃幸於當世之有道大賢而操作者之柄者得吾先生又託素交之末日者面奉話言茲復惠以明教變竊自思維先生之文章經濟爲當世所宗主而學則根柢六經無所不窺上以脗合於古昔聖賢之道而下以待後之學者此其學甚鉅而爲道至遠也若視燮之所爲文至陋矣此猶鷓鴣之

於鳩鷺豈在其耳目界分中者哉乃故爲誘掖之
獎借之進之於不屑教之列實竊自幸今而後變
之文果可無戾乎當世之作者乎卽可無戾於古
昔聖賢之理道乎變初不過姑妄言之期於世亦
妄聽之而已矣乃今得就正於先生得先生之一
言以決其從違是非焉而後始知免於妄言之誕
而幸其稍有所得也然變旣以不學而未聞乎道
質復鈍魯習於迂僻旣久與世每多齟齬昔東坡
先生滿腹不合時宜變何敢上幾往哲而不合時
宜竊嘗妄謂有是近且屏居窮壑之中與世不相

聞問時宜之合與否總不自知或偶見之筆墨觸
處不免莊周有言毛嬙驪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
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變非不自知其
爲魚鳥麋鹿也私心惴惴焉庶幾當世操作者之
柄者見而正之尚有改而進之魚鳥麋鹿之羣者
乎乃今先生從而誘掖之獎借之將使魚益堅其
爲魚鳥益堅其爲鳥麋鹿益堅其爲麋鹿也且不
復知天下之有正色正味其戾於世亦何適而可
哉竊恐其非之益遂而無所底止矣夫先生之鴻
文碩學旣已久懸大廷爲當世之矜式模楷其

淺者人拾其片辭隻字以取榮名登顯爵其淡者
 垂於百世之後皆足以感發而興起乃過自謙抑
 以如江如海之大集而俯酌於溝瀆之涓滴若變
 者而命之為言夫溝瀆亦烏能知江海之分量哉
 有不媿汗而無所措者乎使命遄旋不及縷布春
 王擬叩新社賫拙文請正不宣

已畦集卷之十四目錄

墓表

西華阡表

金孝章處士墓表

寶華山見月大律師塔表

杞縣進士文林郎德清縣知縣馮君墓表

處士程奕亭墓表



已畦集卷之十四

吳江葉燮 星期

西華阡表

嗚呼惟我顯考虞部府君歿於順治戊子其子燮
值時多故未遑卜吉權淺葬於我大父學憲公之
兆域越康熙丁卯五月始卜吉西華之阡燮貧且
廢無交遊不能丐當世大人先生懸綽之辭永之
墓版自惟無狀又不敢不有以表諸阡為垂後計
惟我六世祖都諫公以進士起家迨我府君五世
皆成進士踵接也府君年十一學憲公卒學憲公

歷官以廉節著聞所貽僅給饘粥府君幼孤外侮
疊至備歷艱阻勤學自奮以成立天啓甲子舉於
鄉明年乙丑成進士時大學士秉謙爲魏璫私人
遣人招府君苟來謁庶常可得府君辭絕之筮仕
改授教職陞工部虞衡司主事一年以馮太宜人
春秋高陳情歸終養府君在朝日淺且位散寮趣
官守清苦自矢嚴一介之取旣歸益甘澹泊視榮
利若浼己太宜人卒終喪遂絕意仕進家居杜門
一榻書卷蕭然生平口不言錢手未嘗一持鎚如
畏執熱性嗜儉約常食蔬間日一肉裏衣必以布

無寸絲自幼至居官不易也處世接物坦易樂與
而是非必以直凡地方公事不便者力言之當事
不市恩不避怨有時過於激亦不靳也親族友以
婚喪葬緩急者雖無餘必減己以應喜釋氏言著
楞嚴彙解金剛經參同契嘗獨酌吟咏竟日詩文
取適意不拘拘摹倣古人有集二十卷兵後什不
存一二傍通六壬奇門星家堪輿之學皆抉其奧
著納甲納音貴人等論爲緯學辨義四卷暮年薙
髮爲浮屠於杭之皋亭山卒於平湖孝廉馮兼山
之別墅耘廬兼山馮太宜人內姪府君旣爲僧義

不可歸兼山來招往依之以終府君成進士三十年始終刻苦殆過寒士所居堂名清白學憲公所貽也府君每指堂額以詔燮等曰我家自都諫公以來五世食祿所貽者止此二字故我每一顧不敢忘我雖貧不爲戚戚固窮安命可以自怡汝輩若能興起繼志吾願畢矣小子燮謹泣而志之府君生於明萬曆己丑卒於順治戊子享年六十顯妣封安人沈氏憲副沈公諱琬女沈爲吳江甲族安人事親孝教家禮事事克相府君之美嫺詩書以古大家爲師生於明萬曆庚寅卒於明崇禎乙

亥享年四十有六生燮兄弟八人惟幼弟儻早殤燮五兄一弟俱諸生授室或夭或早卒兄佺年四十五偁年十八倅年二十二侗年三十七儋年二十燮弟孚年二十七惟侗有子舒崇康熙丙辰進士中書舍人亦早卒餘俱無後可悲也燮子然一身才卑力拙更貧賤廢棄不能奮發告無罪於前人沒世有遺憾不揣愚不肖敬撫府君生平大略康熙丁卯六月朔男庚戌進士燮表

處士金孝章先生墓表

康熙歲乙卯有吳處士金孝章先生卒其門弟子
僉謂先生至行潛德法當得易名爰集議私謚曰
貞孝先生其在易之遯九四曰好遯君子吉九五
曰嘉遯貞吉上九曰肥遯无不利夫遯之初二三
曰尾曰執曰係皆有厲而四之好五之嘉上之肥
皆吉而利何歟且遯者與世違也上九違之至也
居天下之至窮所以為瘠也而係以肥乎先儒有
言遯以最深為美四之好不如五之嘉五之嘉不
如上之遯故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瘠于躬

適以肥乎道何疑之有吾乃於貞孝先生見之矣
先生少尚氣節以任俠自喜從父衍禧公官寧夏
躍馬挾矢馳驟絕塞間已徧遊燕趙齊魯自淮以
北無不歷遇古人遺蹟必慨然憑弔久之嘗乘罽
駕馬日暮失道絕阮越谷頃刻二百里間道帶星
馳還諸邊大帥爭欲幕致之先生弗顧也旣歸思
爲用世學盡弃所習好就制舉文日進聲溢士林
鄉先達咸推重之屢試於鄉嘗得矣復失主司惋
惜世傳其文明季四方多故先生見事日非壬午
之試三場義俱畢忽撫案曰此何時博此一第乎

塗其卷而出始有遯世志甲申以後先生益砥初
志於是屏絕塵務蕭然物外二十餘年即飢寒交
萃終不向人俛首托寄高遠自稱吳會孤雲當世
有清真絕俗之目蓋先生少以意氣自許稱俠士
中歲折節讀書爲文學之儒旣晚遯世无悶爲獨
行君子先生一生之學屢變而益進底於成德者
如此先生事親孝家雖貧生必盡其養死必盡其
誠終身必盡其慕於同氣咸以是推之惟貞惟孝
不媿其名好周人急宗戚友之無告者已無力必
盡力爲謀之得當乃已幼即能詩少年所歷遊地

多弔古之作後益工他著作亦益富四方踵求篇章者無虛日彙集若干卷皆可傳旁工藝事書法與繪事兼稱絕世爭寶之卒年七十四可不謂遯之肥而得其終者歟先生諱俊明字孝章蘇之吳縣人其先世系祖考并配與子孫若葬之年月墟里詳誌墓文茲不列余與先生之子侃善得先生一生大節之彰彰者而表之石

寶華山見月大律師塔表

皇清順治乙酉大律師三昧和尚將示寂以紫衣戒本付其第一座大弟子見月大師嗣法於金陵之寶華山師旣嗣法益大振律宗園海以內莫不震動蓋自南山大師以來律宗中興未有如師之盛者也師之密修實行不能殫述總而言之威德則萬行莊嚴精進則六度總攝持已則嚴以厲爲人則悲以切福報無一方之不應成就無一息之或淪大哉至乎莫可得而名言矣師產於滇南始依玄教繼探賢首賢首教法師亮公勸師北行曰

欲具足大戒非求三昧老和尚不可師於是北行道行德範所至感動欽敬雖經宿暫畱隨在升坐說法爲一切利益方便至潤州始得親承味老和尚遇合之奇感孚之捷猶神龍歸大海爪牙鱗鬣脫體神靈遂於律制之淵源流派徵一得百靡不貫通始充上座析義敷文抉微洞妙旋爲教授臨壇證諦弘化無方時寶華草創百度殷繁師以教授兼院務庀材鳩工罄智殫力越三年鉅工告成其弘麗雄傑大江南北梵刹所未有也及嗣坐道場於是申嚴律制結戒立規法衆雲集遵循率由

凜如秋霜藹如冬日當是時

皇朝初定鼎寶華四面上下姦宄充斥官兵翦勦謂盜且潛寺中遷怒僧衆禍幾不測師先是以好言勸誡盜遠去而以誠釋大帥之怒全寺安僧師之不思議力也壬子歲饑師於華山西北慈應禪林倡檀那施賑設粥食飢民全活者數萬人師之慈悲願力也戒壇向以木築師易以石闢土之夕壇殿生光五色上騰明如晝有目共覩師之威德莊嚴理事無礙者如此師初行脚自滇而北始經寶洪大覺寶慶報恩繼歷南岳黃梅廬山走中原

抵五臺復南行往復萬餘里時所在賊氛熾毒師備歷奇險重趼凍餓九死一生惟一念求師爲大事處之泰然及遇本師本願圓成智行益勇昧和尚於淮安之檀度金陵之報恩蘇州之北禪松江之超果秀水之三塔會稽之能仁共推期場殊勝皆師贊助爲多及主法席以十事誓衆如革化主黜私廚說戒不攢單不領疏方丈均作務種種諸法師旣力以毘尼自任諸方來禮請開戒者歲無虛月師以本山務殷屢謝辭之辭不獲者如武進天寧儀真五臺江寧碧峰及紫竹林宿遷極樂一

往說戒焉及示疾將遷化謂諸大弟子曰某承住此山三十四年力弘戒法雖衰老不敢少休諸行無常終歸於盡吾事未竟誓將乘願輪而再至汝等惟守我成規努力爲道何生死去來之可間耶遂寂然而逝此則師之一生精進雖當遷化尚欲乘願再至其無時無處不總攝者如此至師之持已爲人也昧和尚寂滅歸藏師廬塔所三年灑掃執役無不躬親坐方丈作務必先必勞每結夏安居九旬之中無寸晷可間諸方咸取則焉春冬二期開戒規範威儀纖毫悉遵佛制身率大衆溽暑

必整衣祈寒必露頂修般舟三昧晝夜竦立不坐
卧偏倚者九旬所以檢束身心微細不使毫忽有
間師一生兩舉行焉生平未嘗體掛一絲囊蓄一
錢撰述大乘玄義正持會集作持續義僧行軌則
黑白半月及正範諸書以覺後學師持己之嚴厲
爲人之憫切者如此師所至坐道場凡緇素四衆
善信男女雲合景從填街塞巷皈命頂禮發於至
誠前後說戒七十餘期門弟子合以數萬計成就
入室大弟子五十餘人雖窮陬僻壤茅菴蓬室無
不有師之戒子在焉始終無片紙疏募走諸方聞

其風者自邇及遐檀施之資不謀而至委若丘陵
供佛飯僧之餘散之大衆或作醫藥布施不使稍
畱閭維之日百里之內男女老幼哀慕追送充溢
山谷香花滿路鳥獸奔號其福報之廣被成就之
弘深者如此原惟律教始於優波尊者爲世尊綱
紀嗣後律燈源流世代時有絕續南山大師之後
實惟昧和尚振興之而師以大人相繼起再世重
光凡前人未竟之緒益擴充而恢大之直紹靈山
綱紀然後一切學人始知如來毘尼真制徹鉅細
貫精麤大矣哉至今日而重開面目矣師之威德

精進持已爲人福報成就種種廣大種種深微於
莫可名言中略書其梗槩如此若籍貫家世壽臘
諱號與踐歷歲月詳德行碑茲不具康熙癸酉橫
山葉燮撰表

杞縣進士文林郎德清縣知縣馮君墓表

康熙丙子中州馮子泌遣一介二千里馳書來以
其顯考文林郎貞文先生狀屬予文以表諸墓且
曰誌銘以藏諸壙表以樹諸道微先生文無以稱
敢請余惟先生之文章道德於義當得易名旣不
得諸朝先生之門人以先生之生平不可沒也遵
古人私諡之法諡曰貞文先生稱其德也夫貞者
正而固也古之貞臣必以節著故貞於義爲節然
在易節之卦辭曰苦節不可貞上六曰苦節貞凶
悔亡旣曰不可貞又曰貞凶若是乎貞未易言也

先儒吳氏曰節之爲用中而能節則爲九五之甘中而過節則爲上六之苦過乎中則不可貞也安定胡氏曰上六居無位之地行於一已苦節於一身則悔亡過節於身外則不能無悔予乃深歎先生之貞爲能合乎節之中宜其可貞而始終無悔也先生成進士爲明癸未凡人初得一第不能無侈心始患得旣患失乃益復患得當是時物議推先生宜館職先生辭不就請就百里且曰詞林貴官豈不樂居但今時何時也我寧爲一邑吏善全於外可也明年甲申北都陷同時清要諸公大半

不可問先生獨得幾先以全而無負於國此非先生守身之節乎其筮仕令浙之德清時事且益亟凡人不詭於觀變必肆爲封殖討先生盡心所職不期年大治即謝去去之日止將身之素以行此非先生居官之節乎先生歸田杜門自晦當事屢欲薦諸朝先生輒不應未嘗通往還顯者來必固辭以疾日著書爲事者四十年此非先生隱居之節乎之數者先儒所言行於一已苦於一身節得乎中豈尚不可貞而悔有不亡哉變節之苦而爲節之甘善於處無位之地者矣先生文章道德

人能言之余獨表先生之大節能得乎貞者如此而表之石

處士程奕亭墓表

世之述世譜者必遠宗古之得姓以為宗始歷代以下其間斷而續續而斷者遙遙不可稽分合諸訛莫能辨正大率名焉而已維新安程氏之系自姬周至今按世可攷程伯休父見於周雅其後東晉諱元譚者諡忠佑梁陳間諱靈洗者封善應王諡忠壯此程氏上世之最顯者也自忠佑公官新安遂家焉厥後支分散處在新安者不下數十支相傳數十百世合之大宗咸秩敘忠佑公三十三世孫有諸四公諱謹好樹藝喜蓀田村土風遂居

之是爲蓀田程氏之祖諸四公二十一世孫諱某
官明季明威將軍君之考也君諱^之字奕亭性耿
介不屑與俗浮沉少遭世故田廬蕩然子身遊吳
下居金閶新安俗操奇贏逐什一利君獨不治生
產不以利易義其不爲習俗所遷者如此吳俗競
以夸靡相尚君處之澹如也峻如也君之居躬酬
世秉禮而違俗者又如此新安人賈於吳下者皆
鮮衣豪馬日趨趨達者之門締姻交爲榮名炫宗
黨君獨好與賢長者相往來見獨行特立之士尤
周旋歎慕不忍忽君之攸好德異於習俗之好者

又如此河南二程先生實自新安北徙祠宇徧天
下在蘇之虎丘者推祀同本之始祖而主兩先生
族之貴而長者董其事君率先任勞費經禮典禮
微鉅必謹君之孝以成仁又如此凡此者皆處士
君之尚義秉禮好德推仁諸大節非有持已介然
之大防而能之者乎君齒未衰早謝家政諸子某
某等咸賢而有才以義爲利業亦益起門以內和
好雍雍君之慈而善教以裕後又如此予與君之
諸嗣君善而尤與次君名國鑑者厚處士從孫枚
吉又從予游故知君深質之新安及吳之士咸曰

然無弗信表而傳之無愧某年月日橫山葉燮頓首表

已畦集卷之十五目錄

墓誌銘

勅贈文林郎廣東陽山縣六縣屠君暨配封

太孺人沈太君合葬墓誌銘

進士中憲大夫湖廣湖北江防兵備道按察

司副使汪公墓誌銘

誥封光祿大夫紫谿程公墓誌銘

進士承德郎候補部主事起菴錢君墓誌銘

過叔寅處士墓誌銘

魏卜臣孝廉墓誌銘

儀封周竹友處士暨配王氏繼室王氏合葬

墓誌銘

從伯兄文然文學墓誌銘

文學曹理菴墓誌銘

已畦集卷之十五

吳江葉燮 星期

勅贈文林郎廣東陽山縣知縣屠君暨配封

太孺人沈太君合葬墓誌銘

皇清順治九年粵東亂寇陷廣州陽山縣知縣事
屠洪基死之越明年孤又良號哭匍匐數千里奔
赴喪所至則陽山新令郭君名升業殮葬立碑表
墓又良啓藏扶櫬歸葬錢塘之鳳凰山康熙甲戌
府君元配沈太孺人卒以某年月又良舉母太君
喪合葬府君之阡燮府君年子也又良屬燮誌而

銘之謹按府君屠氏諱洪基字濬之家世大梁宋南渡遷居浙之明州傳至明成化丙戌進士諱瀟官吏部尚書謚襄惠再傳至萬曆丁丑進士諱隆官禮部主事爲越望族府君高祖諱璋生孫諱俊始遷杭州俊生子諱養德府君考也自高曾以來世耕讀弗仕府君少好讀書見天下多故棄章句學研究經濟用世具順治二年王師南下府君挾策干大帥帥奇之試署錢塘簿遷新昌丞檄知上虞縣時浙以東寇充斥府君所至擒戎首散脅從全活甚衆官上虞時上官發巨盜五禁縣獄賊

黨數千謀夜穴城劫之府君謀知不待申報立梟五首懸樓櫓大書之榜列炬火燭之賊遠望駭遁上官獎其能王師南征粵帥聞府君定亂才辟與俱行順治八年署知陽山縣不暮年邑大治明年賊馬寶擁數萬衆攻城府君悉力拒守二旬賊攻不克去旋復來以象兵乘城城陷府君被執賊才府君欲降之係以俱去府君挽道旁樹不行賊再三慰諭府君叱之且罵賊怒揮刃斷右臂中數刃死閱七日援兵至獲府君尸於河南坪大樹下陽山典史李昂同被執得脫歸述其狀云郭令旣

葬府君之明年又良扶櫬歸浙陽山士民請葬府君衣冠邑舊有唐韓文公祠以府君配食事載廣州府誌配太孺人沈氏錢塘望族歸屠事舅姑以孝聞府君喜交遊凡奉賓客周姻族太君竭力以佐不言詘不辭瘁府君被難陽山太君家居間難不能行自投於地極荼苦艱凶狀孤又良僅成童勉之力學敦行康熙癸卯又良舉浙第一人庚戌成進士太君益勉之曰而父為忠臣古人教孝作忠今爾勉作忠以成孝可慰而父矣又良謁選得河南扶溝令寬仁廉惠著於其土太君教也覃恩

封太孺人又良遷雲南曲靖府同知未行旋論罷太君無戚容曰免萬里崎嶇歸老丘壑願足矣抵家貧逾又良未仕時盜無粟澹如也府君生某年卒某年太孺人生某年卒某年享年八十子一又良娶何氏孫男履嘉早夭曾孫耘銘曰越之族望襄惠肇屠勲勒旂常澤衍分符爰有貞臣莅于南服纓結貫虹驂挂不祿淑配允嘉曰懿曰慈頌洽比閭問昭令嗣聿躋大壽貧以安之碩哉休名子孫永之銘者年子弗野弗史既固且安襄惠載起

進士中憲大夫湖廣湖北江防兵備道按察

司副使汪公墓誌銘

公姓汪氏諱繼昌字徵五號海岸徽之歙縣人也
先世在漢爲魯國人仕於吳遂爲吳人其世次不
可攷至趙宋時有秘書丞諱叔敖子孫始遷歙之
叢睦里爲歙人曾祖德潤公諱珣仕前明爲周藩
府郎官祖起莘公諱可覺舉於鄉有時譽起莘公
生封叅議然明公諱汝謙公之顯考也封公始遷
家於杭有子二長玉立邑文學公其仲也封公以
文章節氣重當世四方名公卿賢豪長者無不願

交封公飲食居處之坐恆滿無不愜其願見懷公
卿咸欲登封公啓事封公堅卧力辭得免公少年
時侍封公即徧識海內諸前輩英豪挹其言論風
采海內無有不知汪仲子者爲兩浙文壇少年冠
順治戊子舉經魁己丑成進士主司咸以得公名
家才望爲盛事僉謂公宜居文學侍從地公以例
當得郡司理勿妄冀澹然辭之當是時自江楚南
及兩粵新入版圖梗化者猶時告警廟堂銓選官
其地者需才急凡有才能名俱以不次擢公越次
得瓊州守旋超授廣西左江道布政司叅議丁酉

陞湖廣湖北江防兵備道按察司副使一年罷歸
公之在左江也李定國蹂躪徧粵以西公赴任未
幾大帥檄公赴援蒼梧公至南寧倉猝無舟渡公
盡棄資裝江中以單舸奮身進未至蒼梧陷時賊
騎徧野人無固志公調兵食起瘡痍補卒乘爲恢
勦計時經略輔臣洪公知公忠勤招致幕下叅機
密公早夜勞瘁寢食俱廢言於經略曰弭亂之道
外攘必本內安內不安則奸民從中煽惑良民外
賊鈞連釀禍無已難奏底定功明公須嚴勅所在
有司務招流亡鎮反側劑文武軍民要在各足其

食如是則衆心固金湯不在封疆在衽席矣安內之策周斯外攘之功舉經略公是公言公居幕府二年兩粵之民大集公之畫居多也公之在楚江防也當川湖黔粵衝師行往來如織地盤錯叢奸民漸漬於南蠻稱最劇公寬以柔之嚴以威之事董大綱餘悉付羣有司不問即大府檄勅如雨公惟量事緩急不稍有遷就屈撓適征滇師過將軍藉送迎微嫌中公以簿書期會之過劾罷歸公慨然就道略不置辨人咸歎息公少年起家科第歷任三瓊州未抵治即擢去止兩爲憲司皆驅馳戎

馬金革間日與武夫悍將爲伍籌芻牧糗糧軍實櫛沐寒暑風雨中古之勞臣忘其家與身者公無媿矣公持已廉慎而賦性剛直受知大帥而亦爲不知己者所憎卒以是廢可不爲當世惜此人乎公旣歸田被服儒素與朋舊飲酒賦詩不事聲伎耳目之好所居有隙圃栽花種竹絕口不談時務常誦老子之言曰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其素志也憂人急於三黨酌本末輕重之宜以爲敦睦利衆之事不惜克己爲之故身沒而人思之不置封公歿所遺田廬及前代千年鼎彝書畫物

悉讓其兄曰我既食祿於朝義當如是公登第後服官不及十年歸田優游二十餘年勞於出而逸於處公居杭入籍嘉興故又為嘉興人伯仲方公無後以公嗣封公之卒也公適被楚江命經略公以疆場急勉公墨纒從事此真勞臣賦不遑將之章者也公生明萬曆丁巳卒康熙癸亥年六十有七配吳氏贈恭人繼配吳氏封恭人子一文孫貢監生女一適潘孫五錫甲國學生兆甲先甲俱庠生次桂甲偉甲以其年月日葬錢塘長壽鄉白巖山之新阡銘曰

維汪肇業有吳始揚繩繩秘書儀型弗忘顯于南服世以克光遙遙宿源天路雲翔孝廉振振文學濟美於赫大夫曄曄特起嶺嶠謳思江漢樂只文韜武略家乘國史惜天不誘惟泉在山曰霖曰楫海內永歎千秋松檟奕世作焉

誥封光祿大夫紫溪程公墓誌銘

康熙歲丙子

皇帝以西陲弗廷屢抗顏行爰

親董九伐以歷函秦之邊師武播宣亦既奏膚功罔

弗格弗享惟是巖疆指辭之使

廟謨邊燧呼吸是賴念惟才惟能克翼克為俾錫命

懷有邦用夕聞朝發表立漏待無爽疾遲尺寸乃

克有濟

詔廷臣舉可當者僉以秋官郎臣兆麟名上

皇帝曰俞若汝予嘉汝惟秉傳命之節用孚於西師

兼政蕃牧利用孳庶又軫其親老弗克就養爰錫
以上公之階慰厥子溫清推錫類篤酬庸恩至渥
也於是臣兆麟建陝西驛傳僉憲節以行越歲丁
丑顯考光祿大夫公卒於家僉憲亟請告終制

天子以名教弗能奪僉憲疾馳歸治喪以己卯春舉
九命之章以大襄卜壤於

之阡典備禮崇用

告成事乃以狀畀燮俾製辭而懸諸綽燮惟仄陋
德不任弗克辱又弗能辭乃拜手以誌曰光祿大
夫公姓程氏爲周程伯休父後在司馬晉諱元譚
新安太守十三世諱靈洗陳安西將軍封重安縣

公諡忠壯二十七世諱湮唐末寇亂爲歙州兵馬
統帥檢校御史中丞開府歙之汉口子孫遂世居
之大夫公祖諱天拱邑廩生考諱子翔鄉飲大賓
崇祀鄉賢以僉憲貴俱贈光祿大夫祖妣胡考妣
金俱贈一品太夫人諱子翔公四子大夫公季也
公諱啓學字楚臣號紫谿僉憲初授行人司司正
覃恩封公承德郎僉憲歷任戶部員外郎刑部郎中
晉封公大中大夫僉憲以本官加七級公晉封光
祿大夫光祿大夫生有異資讀書不屑章句學志
經世務行可底績者性孝友事必推其本歷世所

受產悉讓諸昆弟曰丈夫貴自立與同氣競刀錐乎會里戕於兵不可居奉雙親他適曰我兄弟行為季忍愬吾親而弗偕乎至松江卜居申浦東公長兄諱政學早世兩兄諱敦學徵學偕來依公以事親者翁兄弟親志無弗得諸從子林立公曰兄弟吾親一體視從子無異已所生已所有產推均授公前既讓先世遺茲又以已所有均授益為難義稱嘖嘖教諸子從子嚴以董學和以萃歡躬孝友以率之諸羣從子及孫濟濟有名教詩書樂庚午僉憲丁洪太夫人憂服闋念公春秋高未敢北

赴補公誠無虛

朝命爾無負於

君我在家樂更甚也僉憲秉三秦憲欲奉公之官以養公不欲行

天子方倚僉憲函秦為心膂勞臣于役不遑將重違其志特晉公今封錫崇勲以眷公于田一時

君臣父子遇合之盛朝野榮之丁丑十月公感痰疾良已詣親知別越十二月九日公覽揆辰集諸子姪諸孫稱觴戚知劇飲達曙手卮顧次君兆彪曰今日當盡歡明年不復矣甲子吾將去逾十日甲

子果以是日怡然去前一日語次君曰吾老汝兄弟已成立無復慮吾生平待諸父及從兄弟同體無間見世俗分析爭財最惡之汝兄弟兩人慎勿聽婦言蹈此又書與僉憲曰生死常也盡厥職毋以我為戚事上處僚友必敬必和吾目瞑矣公本教孝以作忠既教忠以成孝其於君親之際真無憾矣哉公素儉約自奉簡然敦誼樂施當於義視千金一介等也人求必應屢焚券三黨吉凶咸仰給集事與人和人更益樂同里王玠右高士孤標絕俗獨與公為道義交初自鄉遷松道蕪城見客

舍病者槁卧詢之有二僕以主垂斃竊橐逃公怒疾追之繫還病者竟死公具棺殮護歸其喪病家感贈金公笑却之甲寅公歸省墓過餘杭有賊劫客公率家僮力救免客為同里人攜金卜葬者出其半勞家僮公堅不受有盜踰家牆入覺擒之公識其人謂之曰爾何為至此若能改我貸爾與以金若布令自新終不告人也申浦東海濱數十里舊聞港淤五十餘年大旱則禾槁癸酉公倡義捐貲開濬資灌溉禾大熟他賑饑造梁施棺槥掩蔽久而益勤蓋本天性之彝自其父母昆弟推及子

姓宗黨馴至路人無不盡其親親仁民之德而廣之以恕豈三代以還所可及已

進士承德郎候補部主事起菴錢君墓誌銘

承德郎候補部主事錢君諱霞字赤城號起菴年五十二卒於家其友葉燮往哭於喪次既畢事君之子永增伏哭庭下曰孤之父且死手一幘以授不孝孤曰此吾之遺像也吾久欲葉君已畦題其端葉君知吾浚吾已矣惟葉君能言之爾其以是往乞辭燮展幘如見錢君題七言斷句四於其首又揮涕久之永增又伏哭曰將以某年月日卜葬先人於某區某圩藏而不得先生記無以慰先人惟先生哀焉余惟與錢君生同里進士同年相知

歡好異同儕義不可不有以盡君上世出臨安武肅王第二十六子封嘉興侯始爲嘉興支其後至明嘉靖時高祖某始卜居嘉善南城慶豐里曾祖諱釗祖諱中選皆不仕父諱象儀太學生贈承德郎績學不遇錢君生四歲而孤哭泣知禮及長篤學家窮窶不繼昕夕泊如也癸卯舉於鄉庚戌成進士

廷對二甲名二十二知山東冠縣廉而能興革利害無遺以薦移知奉天府承德縣地邊徼荒瘠而劇初至值

天子有事於

祖陵制置供頓如麻錢君兼署治中通判兩官事如蠅能辦兩委祭

陵造龍舟

上御舟色喜稱善

賜宴畱都諸大臣錢君特以勤勞得與異數也陞部主事歸里需次不兩年卒錢君處已誠待物恕與人交久乃益真中無幾微含匿家居好讀書以古人自勵及卒人咸惜之娶毛氏封安人子三永增永垣俱例監生永均女四俱適士族銘曰

穆乎其貌醇肅乎其表方和其中而不可犯惟氣
之剛敏於所赴而不耀以章胡年之不永而僅已
乎榆枋惟後之勗斯以爲乃前人光

平湖過叔寅處士墓誌銘

康熙甲子二月平湖處士過先生卒先是順治辛
卯予遷家平湖依我祖舅氏馮以居因得交其里
之老成賢者過先生相過從月日無間越十年辛
丑予攜室返乃別先生猶間歲至湖至必造先生
廬相勞苦蓋去湖二十餘年而先生卒適予有遠
行越歲歸後時不及走弔心怍怍靡止旣先生之
孫陞以狀來曰惟陞祖績學修德道集於躬而時
不遇不可不誌諸窀以貽後者當世顯公卿不乏
念素心交四十年惟先生知我祖謹請銘以納諸

藏豈藐孤是勤實我祖志也先生諱銘篋字叔寅號凝齋其先江南無錫人七世祖某遷平湖祖厚贈雲南道御史考諱庭訓明萬曆甲辰進士官至應天府丞有子三先生季也成童卽好學善屬文明之季四方學士大夫尚文章氣誼爲名高相連屬先生交遊聲藉甚累試冠其曹前後受知所司相望也已遭世故詘志罷進取於出處毅然不可易不隨以流不亢以激先生爲貴公子自幼遠華紛侈靡澹泊潔修伍寒素士不事生產晚歲家益落居陋巷衣麤食糲無幾微戚一生揆性命學究

宋元明諸大儒言事親孝處兄弟交友終始無間言嘗自言於盡倫之道庶無憾人咸以爲允以某年月日卒年八十有六配毛氏子一澤廣諸生先先生卒孫三陞樹錦俱諸生次涑曾孫四某某以某年月葬某鄉之某都銘曰
遇惟天嗇性我豐被文服義受者躬得喪愉戚詎櫻哀嚴霜堅枯表乃公仰正則今後起知所宗

孝廉卜臣魏君墓誌銘

明熹宗朝逆閹魏忠賢亂國政吏科都給事中魏公諱大中昌言於朝抗擊之忠賢矯上命致都諫於獄斃之莊愍帝立逆閹伏誅卹諡死閹諸臣諡都諫忠節贈太常卿都諫長子諱學伊聞父死一慟絕有詔褒其孝竝建坊世所稱魏孝子者也孝子弟諱學濂有文章盛名崇禎癸未進士選庶吉士北都陷加常死於難卽孝廉父也孝廉諱允枚字卜臣有夙慧未成童卽能文有名自兩世以忠孝起家聞海內孝廉習於仁義名節如粟菽益淡

以學問所至傾動名大夫士無不願交恐後順治
戊子舉於鄉七上公車不第卒年四十一孝廉早
罹家難家極貧事母陳孺人色養甘旨無弗將撫
弟妹盡力教之成嫁必擇且勉力庶常貽田六十
畝孝廉與弟允某當各得三十畝孝廉請於陳孺
人曰弟允札出嗣例本生無分授然其性拓落苦
飢寒請以枚所受三十畝讓之陳孺人喜宗族咸
高之爲文法大家諸體詩謹嚴有法度世其家學
所著有壺領山人詩集十卷文集四卷詞一卷以
某年月日葬邑東遷北區東早字圩娶某氏合葬

子四儒烈儒燾儒燕儒熊烈燕早卒燾熊邑諸生
燾之男某余孫壻也孝廉弟允札字州來與余善
謂余曰是宜銘君無辭銘曰

明綱不紐載溺逮熹逆豎竊柄鹿馬釀危節甫肆
噬膺滂靡遺赫赫都諫死所不辭髮衝笏擊碎首
裂頤離明載耀僂鯨殲鮪錫忠起幽彰孝同時揭
揭庶常維節繼之乃啓哲嗣孝廉名垂淵文暉藝
俾世作師母亦所生孝兼友宜崦岷胡促中壽遜
而曰志未展百未一爲篤厥後人稱其家兒藏固
且永安以吉隨山遙水長庇百世支

儀封處士竹友周君暨配王氏繼室王氏合

葬墓誌銘

康熙庚午余遊大梁至儀封聞邑有明經周子伯章讀書績學有道之士也往訪之伯章居大河之干登其堂見伯章之容盎然聽其言藹然乃知伯章果有道者也堂左有室顏曰柏子菴伯章曰此吾先處士終身所隱居之室也架上書數千卷曰此先處士所丹黃以貽後人讀者也壁間懸一杖函以古錦爛然曰此先處士所出入與偕以省躬者也遶室古梅修竹蒼然曰此先處士所手植老

與爲侶者也余乃慨然想見處士君之高風而歎伯章之善則歸親爲能顯其親之賢也與伯章訂交而別別兩年則伯章二千里走書於余曰維斐生十五年而先處士歿歿三月而葬斐幼不克禮墓石之文猶缺於今十有八年而吾生妣歿今將以其年月日合葬於先處士之藏謹以考妣行略丐先生誌而銘之庶斐藉以慰先人余惟知處士君之行素矣其敢辭處士君姓周氏諱有鳳字竹友其先居杞縣之瓦屋營八世祖武武生振振生雲遷居儀封中莊之南生朝卿爲周藩引禮官生

位國學生仕遼東苑馬寺監正有子六長諱煥文邑庠生生處士君君有夙慧爲制舉義銳進取值中州寇亂家貧遂去經生業寄志於書畫琴奕至壺矢馳射擊刺之技靡弗習避地亳鳳間大帥某聘君爲幕僚從事金革值

國朝定鼎乃歸以布衣終年七十四君美鬚髯風度修潔言笑不苟當其有所蓄於中議論古今興亡理亂政治人才之得失消長與當世所關切者言娓娓不休慷慨正襟憂憤交集明季嘗條議時事受知於督師史公史公欲疏用之君知事不可

巳野集 卷十五 二子草堂
為謝去其後久之復欲以白衣上書闕下言甚危切其友力沮之而止時康熙八年也君之志與才如此而生平不見於世可歎也性喜遊數往來齊魯吳越間覽名勝訪賢人君子與為交歌詩相贈荅晚年裹足柏子菴擁琴書時寫竹石以自娛削杖而銘之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行止非爾我與爾主初周世雄於財至君之考文學君而貧君少走四方營菽水以養親已稍給族黨之不能娶者為娶之不能學者助之使學與人交必信每歎少時不盡力於學故勗子必以勤學稱儒者娶祥符

王氏性慈厚寬和明大體有古大家風先處士君卒年六十五生子一殤繼室太康王氏生子二棐字伯章明經次模明末太康為賊所屠母得間獨生嘗言其家教尚禮法坐立顰笑皆有度曉女經與四子書時稱說之使少長知有禮處士君卒母所以教其子者一如處士君宗黨誦之以為法卒年六十銘曰

齷齪之墟爰有客星澤躬惟義尚志以仁身潛衡茅目營舍生胡靳其遇懷抑未伸詩書之藪六藝之林有學必造有造必精藝通乎道學揆乎成惟

無所求所得乃深天嗇其施寵以令名俾熾而後
其澤克膺大河之干昔聖所經嵩岳在望克栖其
靈用偕淑德世以克繩

文學文然從伯兄暨配金孺人合葬墓誌銘
伯兄文然我曾大父之冢嫡長兄也曾大父諱可
畏贈奉直大夫生子二長諱重科贈太僕卿次諱
重第即我大父督學府君也贈太僕公生子四長
諱紹鼎鴻臚寺署丞生子一即伯兄諱世儼字文
然幼聰慧諸從兄弟間獨秀出舉宗咸目之曰是
子必大吾宗成童補邑諸生試必超儕輩爲文卓
爾樹成見不隨時步趨篇成皆在人口老生宿儒
咸讓席兩房諸叔日冀其冲舉先虞部府君尤器
重每勉之曰女吾家宗子女所就必越前人勿自

菲薄伯兄亦蚤夜磨厲勇於所赴時邑令嘉魚熊
公開元負文望海內極賞異伯兄比之董賈一時
名藉甚癸酉試於鄉擬必售被斥以刻苦積勞失
意憤懣竟致疾卒年三十一娶金氏明崇禎庚午
舉人衢州知府諱之鑛女端淑爲兩姓所誦伯兄
亡嫂氏年未三十撫三歲孤子舒穎成立奉養舅
姑及喪葬竭力如禮

國初定江南嫂氏自城遷鄉時盜賊熾斥無寧處
歲中數遷其居流離亡失無算飢寒展轉嫂氏補
救荼苦卒完好惟貞惟德勸之以能咸稱曰難卒

順治辛丑某月日年五十有七子一舒穎順治丁
酉副榜娶沈廷士吏部公諱璟曾孫女先虞部
府君外孫女女一適同邑毛生錫緋孫二廷廣邑
諸生早卒次廷構以某年月日穎舉文學君暨孺
人合葬於某都某圩銘曰

已乎伯兄徒以文傳而名乎豈造物者豐其文而
年與遇嗇其身乎已乎伯兄惟貞配克相於身後
盍偕歸乎藏德維其耦

文學曹理菴墓誌銘

康熙庚午五月余偶至禾郡城見同年友海鹽曹君石閭於旅舍見其容黝然以愁其意怫然以結若有所甚不可者詢之則曰吾長子某向有血疾屢已屢發昨與偕來疾陡作不可止殆甚可奈何因彈淚言曰我行年六十矣四十以前我之爲我賴乎我者也四十以後我之爲我賴乎我子者也居則賴我子養生則賴我子治有事賴我子之代勞親族賴我子之周卹我有少子賴其友于我有婢僕賴其慈惠故吾家居無一事也宦而在朝賴

我子在家也出而行役賴我子克相也我子又以家貧親老不得博一進以爲親榮若不可終日於是發憤於所業是亦疾所由來矣今若此將何以爲懷余至長君病所褰幃視之息奄然余慰之別去久之間曹長君卒又一年至海鹽見曹君余謝遠不及弔狀曹君則涕交頤下曰我固昔言之矣乃卒死一書生耳無聞於時與草木同朽何能已於懷耶惟君知我子幸有以銘諸壙以慰無涯之恫也曹子名克字理菴海鹽人曾祖某祖某贈行人父諱燕懷庚戌進士行人曹子性至孝其事親

無幾微懈使親心無絲毫勞行人君以仁義道德被諸躬曹子盡仁義道德以事行人君行人君必曰是吾心也家素貧行人君以宦遊產益落曹子拮据內治行人君乃不知貧親族友緩急必減已衣食以給屢應無倦容教家長幼一於禮門以內井然疾旣久參苓不貲行人君賣產以給曹子恐憂親心且念產益薄老親甘旨饘粥不給可若何故行人君旦晚詢疾狀必曰病良已好學勤誦讀爲文洋洋灑灑理足而詞昌丁卯之役闈卷已得復失僉謂將有待乃竟死可傷也生某年某月卒

某年某月甲子四十子某某女某某年月日葬於某鄉之某邨銘曰

而才而學可華國而孝而友家作則命之衰兮秀不實永此泉壤兮子子孫孫念而守之其無斁

巳畦集卷之十六目錄

墓誌銘

孝廉徐俟齋先生墓誌銘

太學項君暨配張孺人合葬墓誌銘

文學姚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誌銘

牆東居士生壙誌銘

文學鍾子廣漢墓誌銘

永定講寺微密詮法師塔誌銘

鄧尉聖恩仁叟震禪師塔誌銘

已畦集卷之十六

吳江葉燮 星期

孝廉徐侯齋先生墓誌銘

康熙歲甲戌九月有明孝廉徐侯齋先生以疾卒於天平之山舍闔郡之人咸驚相告曰噫侯齋先生死矣四方之士無論與先生識不識其知有侯齋先生者亦無不驚且疑曰侯齋先生信死乎其傳者妄耶信死矣後死者其孰與於斯矣歛獻太息至有泣下者先生窮而在下不求舉世有一人知而舉世人知而景之者如此則何也蓋先生一

生以身繫名教者五十年謂士行之不古始於不知有其親而因不知有其身夫士貴有志志卑則降志降則身必辱身辱矣有不辱其親者乎猶得爲名教中人乎先生於舉世頽流之日毅然以世道人心之責隻身肩之不敢辭志以屈而伸身以晦而榮以視碌碌降且辱者其相去何如矣故舉世血氣心知之倫凡有親而有親所生之身者於先生之沒也不覺憮然失悄然悲等於泰山梁木之崩折也不亦宜乎先生姓徐氏諱枋字昭發別號俟齋蘇之吳縣人也考諱沂明戊辰進士官宮

詹學士諡文靖先生幼有異質諸先達賢者見之咸曰不凡崇禎壬午舉於鄉年纔二十一先生以名貴公子才名甚盛早歲掇科名人望之如神仙慮無有不自炫者先生處之闇然絕驕矜去鄙吝謂人生所重不在此志所端向已默定於中乙酉鼎革文靖公死之時文靖適家居先生誓從死文靖謂先生曰我死不可不死也自靖自獻不死即不忠爾死非不可不死也不死非不孝我死君固也爾死親使爾有子又將爲親死則子孫遞死無噍類有是乎爾不死守身繼志所以成孝兼作忠

也手揮先生曰去先生號泣殮公畢徒跣以遁裹足荒山中以死志未遂於是形存而志等於死生平戚友俱絕操作勤苦非力不食營文靖公葬故人某贈賻三百金却不受歲祔寒一女三歲衣不完致寒疾十年不差兒年十二飢不得食病不得藥以隕先生歎曰人情孰不愛兒女喪行以殉兒女不敢以彼易此先生既不一見當世士當世士大夫及官於吳者欲一見先生不可得川湖大帥蔡聞先生名不敢以金餽而致以名藥值千金因馮生羽以道意先生謝不受遺書馮生略曰僕年

二十四守先公沒世之言長往避世今已五十一歲矣親知故舊都謝往還絕問遺顧敢與當世之公侯將相通交際耶且當世之公侯將相亦焉用此衰憊之廢民爲也幸爲我善辭以安我素拜賜多矣巡撫都御史睢陽湯公重先生屏徒從微服至先生門則先生已避之秦餘山惟畱一老蒼頭宿門外叩門門不啓不得入湯公喟然曰賢者不可測如是徘徊久之而去自是四方益重先生終不得見庚午四月先生子文止卒得遺腹孫悲悼憂勞遂致疾疾少間時時事筆墨以餬口疾益困

遂不起招其友楊震伯至時遺腹孫甫五歲先生
命出拜謂震伯曰此亡兒文止所遺藐孤也兒向
辱先生教不幸早卒今余且死念非先生無可託
藐孤者以此累先生言已越五日而卒年七十三
先生美風度喜談笑善屬文書画尤稱絕有購得
片紙者以爲寶例不書款此志也所著俟齋集數
十萬言嗟夫世之人皆能言先生之高節矣然使
先生從文靖公死於五十年之前則父子同盡固
烈而繼志述事之義缺焉於經事知宜權事知變
猶未盡善昔人有死易立孤難我爲其易君爲其

難之言惟先生父子死於五十年之前後文靖之
死也殺身成仁於一朝先生之死也守身善道以
沒齒竊以先生後死爲尤難而經權一無餘憾非
天下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嗚呼至矣於某年月
日故人某某等共襄先生之葬於某縣某畝某圩
之阡銘曰

乾之初九確不拔節之上六貞苦節惟確能貞甘
且吉兩世忠孝用作極聞先生之風者懦夫立

太學項君暨配張孺人合葬墓誌銘

有明勳望德業大臣浙以西稱首者爲太保尚書
項襄毅公公諱忠嘉興人茂陵朝以平陝寇勳位
上公蔭其後人有弟諱質字素臣兄旣極人臣寵
乃退不求仕進以孝友克家用德被諸里至曾孫
諱元汴世所稱墨林先生也墨林公家藉鐘鼎績
學多聞博古無所不_一世祿所被奔走薄海以內
凡法書圖畫彝鼎逮數千年山顛水厓陵墓物奉
其題識區別爲著蔡片紙點墨同拱髀墨林公生
六子其季諱德達字秦望太學生即君之考也君

諱徽謨字爾休自素臣公以下累世衣租食稅之澤甲里中諸少長競為豪君少孤以醇謹爾雅特著嘗曰我襄毅公起家嗣後科名甲第蟬絲櫛比焜耀百餘年子若孫所不足者非位與財也惟德不媿前人為無我高曾若伯若叔諸羣從皆勲在王室祿亦公賦後人即不能繼施於有政獨不可見諸有家乎故君於事親刑妻孥友昆弟無一不可為家法以為世法性澹泊不樂營競義與命自安愛山水遇佳泉石留連忘日暮居平不冑屑屑里中汛掃一室焚香獨坐時援筆寫山水

竹石以寄意人咸稱其能繼述墨林公中歲即葛巾野服研尋釋氏言益遠世趨君厚以居心謙以接物終其身與世無競見義必赴不以力為辭嘗遊嶺南有馮姓者仕彼中一命官歿於任無子遺其妻及孤女二人不能歸知君來且還請於君得附舟歸願奉長女執箕帚以報君誓辭其女護其存歿數千里各舟同行抵家辭去之不言德初君承祖父所貽饒於財壯歲值明末里役賦甲之擾家益落念嫡母鍾孺人春秋高預拮据市百金良材為後計不以告嫡出昆季也丙戌鼎革鍾卒值

兵燹之餘倉猝甚昆弟皆莫措得君所儲材以禮殮及葬亦如之君遇事不言而躬行不求人知至老益恭不勸此其略也娶張氏郡甲族進士給諫冲泉公孫女進士憲副公諱晉徵妹克相君以道承順舅姑諸姑娣姒咸謝為弗如閨門雍睦賢者媿之不及者化之肅如也君喜遊或數千里或竟歲孺人教其子奎篝燈力作以課之俾勉學業崇志行君未嘗教子而子卒成教為賢者孺人力也君生於明萬曆乙巳卒於康熙丙寅年八十二孺人生於明萬曆丙午卒於康熙辛未年八十六子

一奎讀書績學不遇隱居以老娶成氏以壬申年九月二十一日合葬於秀水零西里之新阡銘曰惟作以功迹以德達以兼善隱何弗聞君全行成愛日天之報之其在斯壤之吉

文學姚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誌銘

文學姚君楚蘭諱采浙之秀水人其先得姓爲虞
帝之後歷漢唐宋元爲時聞人散處四方而在嘉
郡者爲望族君十世祖廷玉公卜居百花庄高祖
龍溪公教子孫以耕讀爲善世隱居不仕至君之
考聖水公諱奕慶負俠氣輕財好施重然諾以隱
德自晦推重鄉里楚蘭君生有夙慧讀書數行下
成童即以能文名嘗自念家世以封殖資生起家
衣食稱素封子彼世之逐逐營營求進身倖華膺
者心竊恥之然不可不求其本盍盡其業以聽諸

天矣乃蚤夜矻矻誦讀自奮即旦暮百年一日也
益修門內行慎交游坐無匪人門無雜賓不求人
知所業益就人咸目爲莊莊乎君子也以苦刻志
慮勞瘁而卒年僅三十四君家世鄉居時郡城有
同姓者宗族各位炫里中僉謂與君家必一本盍
稽諸譜以聯宗誼亦近今俗所尚也君遜謝之人
咸以爲難君娶王氏文學潛夫君女年十七歸楚
蘭君姑先亡事翁至孝并以孝相楚蘭君治生產
能持大體女紅以身率先無間寒暑楚蘭君卒王
孺人年未三十長子八歲次子五歲孺人欲死之

翁勉以當圖其大者遠者死何益無庸乃止孺人
上養翁下撫孤而教之荼苦暄涼人不能知口不
能言惟撫心自痾而已酉戌鼎革鄉間盜起無寧
歲故宅不可居孺人攜家僑寓城郭復罹兵燹更
遭翁喪備歷艱難孺人拮据治喪咸盡禮家內外
政一身肩之心勞力瘁得痼疾然強起以畢二子
婚娶謂二子曰而父之歿也我即欲死而祖勸我
圖其大者遠者故不即死今而輩已成立我死切
志也今其時矣更有大者遠者而自圖之矣言已
遂絕藥而卒年四十五二子長佺字質菴次黃字

石書俱文學佺娶萬氏黃娶沈氏繼黃氏君生於
明萬曆辛亥歿於崇禎甲申孺人生於明萬曆癸
丑歿於順治丁酉合葬於秀水林六都爲字圩之
阡銘曰
德以肇之學以修之胡爲而止於斯才以彰之聞
以永之命止於斯而名不止於斯外以克之內以
相之子若孫其繩之不可謂非天之厚於斯吁嗟
休乎惟德配之大家爲女師

文學鍾子廣漢墓誌銘

鍾生淵映字廣漢嘉興人曾祖諱庚陽明隆慶戊
辰進士鎮江知府祖諱明麟考諱嶽立績學端方
以明經隱居老廣漢生有雋才成童即善爲詩每
篇出人爭相傳誦爲諸生一不得志於有司即攜
其所著以遊 京師年僅二十餘也居期年益發
憤於學忘寢食竟嘔血卒於旅次其友人簡其遺
稿數卷先刻其詩以傳名信志堂集同里曹侍郎
秋嶽先生序之曰廣漢生甲族有令姿績學研思
不舍晝夜以戶牖困人乃負書策遊 京師將大

白田集 卷十一
擴見聞追古作者而遽發病卒其友人簡其笥得詩稿數卷爲刻以傳以廣漢才天假之年高翔而疾驅追古人無難者乃生不得志以沒僅傳其詩又缺十之三四此不獨爲廣漢傷真我黨之不幸也廣漢之詩矯厲自喜英采畢露又將旁按佚乘爲五代史註其志何如者余困躓於時無所樹立惟好爲文章求免舛陋之誚思古人不見見廣漢而喜今復失之此余所重爲不幸也人嘗謂才者造物所靳故才未必皆顯且有不育年求其故而茫然手其遺編潛然出涕而已觀侍郎之文可以

知廣漢矣廣漢卒年二十有九娶盛氏進士諱民譽女無子以弟澤時之長子機爲嗣機有才博學能文克竟其父志者以某年月日葬某某之阡銘曰
爾才何豐孰予之爾命何嗇孰奪之纍然蒼黝然碧其爾沒世唱詩之宅

古永定講寺微密詮法師塔誌銘

蕭梁天監中吳郡太守顧彥先家於官捨宅爲寺
名曰永定講寺迤陳隋唐宋元明寺興廢不一至
本朝初年有微密詮法師奮乎百世之下特起而
新永定法席以仍爲剏千餘年古刹一旦重新四
方緇素歎爲希有師傅法者十有二人最後弟子
省已昱昱之弟子弘方德相繼住持德公與余訂
方外交以其祖詮法師塔尚未有銘謂余曰公其
爲我銘之按賢首宗二十五世正傳法師諱真詮
號微密湖廣孝感人父母強之娶不可立志出世

已明集 卷十一
投大觀山金臺寺虛中慶和尚披薙受具足戒於
天祐大師五夏閱全藏竟遂徧叅諸方憇山紫柏
諸尊宿一見目爲法器後得法於金陵天界碧空
法師碧公爲雪浪大師門人得賢首正法眼師親
承之下聞一悟百機辨不窮如洪鐘應扣無不快
足賢首面目咸歎重開旋主金陵鷲峰法席闡發
如來藏義隨機肖物四方嚮風雲集麈至爲敎家
第一叢林順治初年蘇郡李御史模常熟錢宗伯
謙益首倡迎師勅復永定講席起瓦礫荆榛爲金
繩帝網鈴鐸風幡無不燦炳皆師以不思議功德

開無量法門者矣師開法始金陵終蘇郡應道場
十二處登座說法二十餘處世壽五十一道臘三
十人但知師爲永定中興之主而實賢首中興繼
序之文孫也傳法者惟上生隱慧開朗含璞珠三
人繼席永定餘皆開化他方康熙三年昱公奉師
全身建塔於鄧尉山妙高峰麓銘曰

禪分五葉敎衍三宗曰台曰相賢首惟崇我我詮
師法中之雄百川歸海脉絡會同誕興廢緒再締
花宮龍象成行波旬潛蹤緇素稽首旭日始曛半
嶽摧峰中河墜月猊座忽遷獅子吼歇永固乃藏

百千億劫再世嗣徽燈燈燄發蒸蒸孝思百世永揭

鄧尉聖恩仁叟震禪師塔誌銘

予山居杜門辛未之夏有過草堂相訪者爲鄧尉聖恩新坐道場仁叟和尚余欽其人其道久矣驚喜而迎請曰和尚爲當今濟宗第一人僕向往有素但晦遯荒野凡緇素俱不敢爲無因之交和尚新主法席僕密邇山陬啓不列名入院不展賀和尚惠然枉法幢何也師曰山僧與郡紳士槩不深交惟范太史秋濤交二十餘年矣言檀越爲今之可與深言者神交久固願見也僕因言佛法盛衰世有升降至今日亦孔危矣亦孔亟矣非吾師大

已西集 卷一
振宗綱何以爲頽波之柱當力以斯事爲己任鍛鍊人才龍拏象攫得人不務多不負選佛二字斯得矣吾師以爲何如和尚曰山僧亦思之審矣此事不外世出世法當今之時欲擔荷佛法門頭者用世間法則擔荷門頭不能擔荷佛法用出世間法則擔荷佛法不能擔荷門頭所稱末法正在此時佛法與門頭能離而不能合可歎也山僧此來住鄧尉一席地即儒家所稱往役義也不過視如傳舍如蘧廬山僧不任過亦不任功如是而已師住聖恩三年一日喟然曰魔外交錯道不行矣即

拂袖歸天台華頂峰下明年師患寒疾法嗣某等迎師還吳就醫藥半歲示寂於支硎之來鶴菴師常州無錫縣單氏子父元佑家世好善師降生之夕母范氏夢一僧長眉皓髮自稱道宗至家覺即產焉五歲讀書能問字義年十五斷食肉志出家年十七父母送往里中福城院出家年十八薙髮受穹窿曇和尚沙彌戒請法名忽疾雷大震曇曰他日吾宗到汝當震動天下也即命名寂震從此叅究往見靈隱禮和尚受具戒結夏經行至中夜憊極自念云且放下話頭纔上蒲團便入定竟不

知有身心世界忽有省至冬期二七後入山挑柴
忽得真疑現前往返三十里如食頃如是五晝夜
至第六日猛然會得下落處自後徧參諸方往鄧
尉參剖石辭和尚久之受剖公付囑住天台寶華
院於華頂結茅堂止焉益纂輯諸書歷住蘇郡師
林無錫保安堯峰興福時當絕糧日食柏葉數十
片棗數枚三年仍上華頂郡守鮑公請易華頂茅
堂以瓦師曰吾意不欲勞人且無失草廬名乃止
時范太史以書來迎葺治天平白雲廢寺以居師
旋住鄧尉祖庭凡四年退院儲米常住五百餘石

而行仍上華頂是年六十有五吳門道俗念華頂
苦寒請師攜瓢支硯之來鶴菴康熙丁丑六月廿
六日示微疾七月初三日索筆書辭世偈并封龕
舉火偈畢沐浴更衣向西坐問何時矣侍者云纔
午師云時至矣遂逝世壽六十七法臘四十九七
月十九日錫邑緇素五百餘衆迎龕至天池山大
楫精舍茶毘師自康熙元年開法凡七坐道場嗣
法受記者一十九人七會語錄并雜著共計一百
六十餘卷師儀範嚴肅氣度高峻性孤介絕俗岸
然迴出凡緇素不肯稍與作緣惟此一大事不容

稍有假借惟以紹明祖祖相傳之意爲亟辨源流
溯繼述作燈史諸編以天童三峰兩尊宿於玄要
一案本自水乳庸俗不識竝有謠詠師謂此何等
事容有幾微之疑似乎特著獻徵錄自得兩祖真
傳兩兩相提細微洞悉契兩祖之心豁百代兒孫
之惑師於宗旨直透一著外時時深研教典以證
密修徹鉅細融本末無大不包無微不入示寂之
日遠近聞之咸曰一株大樹萎矣誰復能有蔭蓋
天下者乎嗣法門人存谷徽存夫孚
等以其年月日奉師骨歸葬鄧尉祖庭之旁銘

曰

五葉之讖首推濟宗歷祖肇造誕啓天童惟密老
人大開門庭中興隆祖吼其德音於赫藏公鑪錘
佛祖三峰法雲徧於六宇一一龍象上更無上師
實文孫誰克堪兩大言垂則其聲有鐺光長寂矣
尚開後盲祖庭轟然鄧山之陽巍巍中天惟師之
藏

已畦集卷之十七目錄

墓誌銘

從嫂吳孺人墓誌銘

鍾母朱太孺人墓誌銘

許母程孺人墓誌銘

張節婦俞氏墓誌銘

女姜壙銘

從兄伯英文學嫂氏吳孺人墓誌銘

康熙二十六年都御史湯公奉

命來撫江南維公以德禮先民凡屬之若孝若節若義可風世型俗者命有司採訪仄隱勘實與例符者俾達以上聞於是吾嫂氏吳孺人以例題請得

允建坊於閭孺人之孫暉爰庀材鳩工集事以朝典揚先媿坊成觀者咸太息戴白之叟有泣下者暉拜手請於余曰維我祖妣卒有二十年矣卒一年卽葬吳縣之某圖某鄉而墓石猶懸未有辭

今朝命光九泉其可無銘惟叔祖有以惠不朽幸甚敢請維吳爲吳江甲族自始祖明全孝翁贈太僕寺卿諱璋起家子諱洪刑部尚書孫諱崑嚴州太守太守之孫諱煥四川道監察御史巡按陝西即孺人之父也孺人歸吾從兄文學僅七月文學卒無子文學兄伯瑜子應嗣時伯瑜尚未娶越二年伯瑜生子舒初繼文學文學自祖父貽中人產卒後有家難孤寡不能支產費且盡孺人始來歸舅若姑之柩在堂繼以文學喪未葬者三舒初在襁

褓孺人曰吾責也乃粥餘產并簪珥賣一婢得襄事宗戚內外咸稱孺人孝而才以爲難孺人益刻苦操作治生計久之悉復文學產且倍之舒初成立補弟子員能文有名得交當世賢大夫士皆孺人教之力又能有以佐之也孺人性嚴介諸姑錢以千金裝寄錢無子且死無有知者孺人召諸舅昆弟歸之無寸銖沒苦節四十年生明萬曆庚子卒康熙壬寅享年六十有三嗣男一舒初孫暉銘

於嗟孺人產於名族温温淑恭宜爾于穀百兩未

日田集 卷十一
二弄草堂
暮遽折其輻有輻在楹無遺在腹以槩爲脩以冰
充沐幸續穀似用纘前服廬安食甘轉寒漸燠三
分甲子二分茶酷赫赫

王章表茲幽伏僉曰允哉閭里騰昱緬余家乘幸
汗天祿式茲後奕不誠而肅幽壤旣安繩祥永卜
高山景之節以肇福

鍾母朱太孺人墓誌銘

余少時授講習於石門鍾子靜遠之居靜遠始逾
成童在外塾而家政有所稟受事事法則井然小
大僮僕無惰事其待先生忠且敬飲食必腆以潔
寒暑服具鑪扇必豫以周賓客至肅以將之不使
有一毫缺漏終歲不聞閭內有聲余乃知靜遠母
朱太孺人董家政之能且賢其所以待師與友之
忠且敬者蓋深望其子之業成而冀師與友之得
盡其教也余別去數年太孺人卒往弔則靜遠已
爲名諸生聲藉甚余益深歎太孺人之能教其子

若是靜遠旋舉太孺人之喪合葬於考太學君之兆越十餘年靜遠以明經令河南之陳畱千里走書於余曰昔定母之葬也墓石尚未有辭惟定母之生存先生亦既悉之矣雖然吾母有隱德世未之知卽宗黨戚屬亦未盡知之敢據實以狀請惟先生有以誌諸墓死不朽太孺人朱氏世居桐鄉皂林鎮祖某耆德授冠帶父某淳厚古道稱長者太孺人歸於鍾鍾爲太學生靜遠考也生三子不育太學君曠達爲四方遊年且五十益不爲嗣續計太孺人憂懼所以導太學君娶妾生子者百端

而太學君顧置之然以太孺人力卒娶妾嚴氏生子定卽靜遠也靜遠生四歲太學君卒太孺人視嚴如手足靜遠九歲嚴亦卒太孺人哭之慟所以鞠育靜遠者過於所生嚴太孺人姊適嘉興顧無子繼其內兄弟之子以爲顧後當太孺人未有子姊每勸太孺人亦令如所爲太孺人曰異姓不可以爲嗣吾家兩房皆無後卽終無子亦當繼本支以承宗祧奈何以異姓干禮犯義爲太孺人之正誼秉道如此是皆人所不及知者太孺人年七十卒葬於禦兒西鄉二馬邨子一定庶嚴出由明經

今爲陳畱縣知縣女一太孺人出適閣學徐嘉炎
孫七人某某銘曰

嫺于內則不媿爲婦勤以教子不媿爲母德隱而
章義慈而方百世以永太君之藏

許母程孺人墓誌銘

程氏系出周程伯休父後休父見於雅詩數十傳
至東晉諱元譚假節守新安當受代民請畱不得
去遂家焉程之在新安自公始新安公十三世孫
諱靈洗當梁陳時以功封善應王謚忠壯追謚元
譚爲忠佑公其後支派繁衍河南兩先生實自新
安遷洛南北分支所自始南支分派數十不可殫
述有漢所公諱雲翺孺人考也漢所公以上世其
家學漢所公所以教家者尤一於禮嘗舉先世道
學以廸後人且曰成周之化本於二南二南之化

本於關雎周家王業所本風之旨宜著締造配天之業而顧首關雎言夫婦本諸后妃之德乃知業成於外而教本於內齊家之道以修內政為亟矣孺人之為女也所熟聞於家者蓋數數也年十六歸於許自結縞廟見起居堂上問諸姑伯叔娣姒動容周旋凡在位親長及儕輩咸驚相告語新婦何能嫻於禮中節若此羣歎為大儒之源遠而流澤長也許君良如藉祖父業少稱素封遭時多故家益落如寒士久寓禾遂家焉許君母孺人早即世太翁高年在堂許君時有不懌色孺人謂許君

曰君何念之深也可以言矣許君曰我新安俗類不家食牽車服賈事四方所以為業也今我又無弟安能弃堂上之老人以遠競刀錐之末乎若不爾一盞菽水將恐不繼也退不可我用戚於懷耳孺人曰嘻君何見之隘也自我為而家婦竊見饗飧溫清有不能分君子之先意承志者時抱愧於中且將勸君以四方之志即不才獨不能為君子肩內顧憂乎許君曰子能如是我復何憂許君於是沂江淮泛湖湘踰嶺南足跡半天下或踰年不歸孺人在家上事高年舅下教諸子儉以律身豐

以事親延師傅拮据有無力瘁而爲其難蓋三十年一日矣晚年見諸子頭角崢然皆爲國器諸孫趨走於前喜見顏色竟以一生心力勤勞晚得眩疾不起卒年六十有五許君失賢內助諸子失慈母兼良師宗黨失內則儀表真可爲有家者永悼也子三科字文升太學生娶汪氏穗字岐升康熙丁卯選拔貢娶洪氏積字德升府庠生娶程氏孫十人女一字金之滄監生曾孫三生明天啓己巳十一月卒康熙癸酉十一月以明年甲戌九月九日葬於秀水縣思二都鉗劒字圩之原銘曰

維程之系發源成周世昌哲人維公維侯篤生大儒接統洙泗如日中天傳心勿墜徽音世及肇啓女宗克振克繩曰淑曰恭珩璜蘋蘩世範作則大家允師永奠爾室峩峩高山百世無忒

張節婦俞氏墓誌銘

國家以節義厚天下風俗故婦人夫亡以節著者其年合於格有司得上聞奉敕建坊以旌例也康熙二十四年有

旨凡婦人夫亡而婦人自裁以徇或年不及格而死者雖節有司不得上聞餘如例蓋以自裁者或傷父母心并年不及格而死者或反無以勸此誠以仁孝治天下之盛心也乃今海鹽縣節婦俞氏未嫁卽守志歸夫家奇節苦貞篤行堅操出人意料歸夫家十年而卒督撫方欲上聞以新例未合

格乃巳聞者傷之氏之舅氏部主事臨亭張君以
 狀示余且曰不能得國典可得家乘即可得千秋
 惟君有辭其永賴矣按俞氏海寧人祖某父宣琅
 乙未進士官某氏幼字於張子某張子王父諱惟
 赤乙未進士工科都給事中父諱皓壬子舉人張
 候補主政張
 子年二十未娶卒俞氏念既巳字人矣雖未往即
 其家人矣而有二心是二夫也不可乃慟哭衰經
 往歸於張主政君以納子婦禮受之俞氏盡婦道
 禮無纖微闕毀容蓬首衣服無寸絲不如葷甘麤
 糲終日居一樓凡家及戚吉禮皆不與無笑容無

疾聲惟誦釋氏言非其事不言非其所聞不問如
 是十年不下樓以卒昔有宋末女子某氏繡法華
 經流傳失一帙氏繡補之詳健菴徐尚書序生某
 年月日卒某年月日於某年月日葬某處俞氏之
 奇節如此可銘也銘曰
 生也全而生死也全而歸不惟全於節而實全於
 德不彰於國而作萬世則若斯人者雖不表於時
 而如日星河漢昭回天地而無極

女姜壙銘

女姜已哇居士幼女側室朱氏出姜生而慧五歲授杜詩秋興八首過口便成誦聲朗然入聽七歲徧讀女孝經小學八歲以痘殤生康熙壬戌殤康熙已巳葬草堂之南半里九龍澗傍居士自放棄山中生平知交落落不復見素心人可與晨夕者絕無有山中岑寂終歲覓一語笑不可得姜時時在側能為諧謔語以解居士憂居士時為破顏一笑居士偶出門必牽衣以送入門必遠呼阿父以迎而誦其所新讀書居士憐之竟死銘曰

我望汝壙汝望吾堂魂兮歸來而聲在耳而目猶
揚而依居士之傍

